

世界汉语教学与研究丛书

# 对外汉语教育学科初探

刘 珣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 前 言

收在本集中的 23 篇文章，是从我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所写的文章中选取的，除两篇以外，都在刊物上发表过。此次承蒙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之约，汇集出版，基本保持原貌，个别作了修订。有些文章加了后记，作一点补充说明。文集内容主要分四个部分：有关我们学科建设的一点思考，有关对外汉语教学法的一点想法，在编写对外汉语教材中的一点体会，师资和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一点感受。

本文集中有关我们学科问题的文章约占一半。对外汉语教育（教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如何建设好我们的学科，是我们每个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作为与这门学科同时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对它更有特殊的感情。二十多年来，大家不断探索这一新兴学科的性质、特点，为它的发展而献计献策。在取得很多共识的同时，对一些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会有些讨论甚至争论。这对一门年轻的学科来说，不仅是正常的事，而且是一件好事：有不同的看法，才能推动学术研究更加深入，才能使最后达成的共识更接近真理。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认识也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在学术问题上，过早地下结论，作总结，实无太大的必要。

还记得四十多年前学俄罗斯文学时，曾看到过契诃夫的一段话，大意是：大狗有大狗的嗓门，小狗有小狗的声音，大家就用上帝所赐予的嗓子叫好了，小狗也不必因为自己的声音不好听，甚至五音不太齐全而觉得不安，更无须因可能被看作“另类”而担心。去掉调侃之意，这段话倒是说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讨论学术

问题，多一点声音比少一点声音好。本着契诃夫老先生的教导，在这二十多篇文章及已出版的几本小书中，我喋喋不休叫唤得最多的，主要是以下这三层意思。

首先，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而且已发展成为世界性的事业，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专门的、独立的学科，作为其坚实的基础和后盾。TESOL 学科在英语作为强势语言风行世界一百多年中所起的作用，告诉了我们：为了在世界上发展汉语教学，一个专门的、独立的学科绝非可有可无；我们的学科意识绝对淡化不得。岂止淡化不得，按陆俭明先生的说法，还要大大加强！不必讳言，现在我们的学科所发出的声音还很稚嫩，在学科之林中不仅不够响亮，甚至还有点被人瞧不起；与我们队伍中很多人原来所出身的、有着悠久学术传统和学术历史的大学科，像语言学、中国文学或文化学等，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对一个仅有二十多年历史的新学科来说，这种情况当然并不奇怪，这里倒用得上“儿不嫌母丑”这句老话了。其实，我们的“学科”一点也不丑，只是太年轻，还没有长成而已。我们现在要做的，除了强调我们学科的专门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外，还要大力加强学科建设，使之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漂亮。

第二，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这一点在我们学科已成共识。对外汉语教学又是多学科的综合与交叉，但归根结底，它是“语言”与“教育”这两大学科的结合：“语言”是教的内容，“教育”是研究语言、教语言的目的。单独一个语言学，或者一个教育学，都无法概括我们学科。所以从性质上把我们的学科归于“语言教育学”，作为其分支学科，既顺理成章也名副其实。学术地、规范地称指我们的学科应该是“对外汉语教育学科”，尽管我们平常用得最多、研究得最多的还是“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教育学一说，在国外早已有之。在对外汉语教学界，最

早运用这个概念的是吕必松先生（1994年），最早把“语言”与“教育”连在一起并一再推动研究语言教育问题的是国家汉办。由吕必松倡议、由汉办所组织的两次“语言教育问题座谈会”是我们学科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因为它高瞻远瞩地提出由不同种类的语言教育所组成的共同的语言教育学科，在21世纪的今天对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甚至对世界的交流与合作，都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而这门学科也将有更为光明和发达的未来。同时，两次座谈会又提醒了我们：由于历史的原因，几乎从这项事业的开始，我们就只专注于教学工作和教学研究，而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教学”与“教育”的关系，这不能不算是理论研究的一个欠缺。甚至我们平常说惯了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这个词，就像“对外汉语教学学”一样，如果用作正式的、学术性的名称，则是欠规范的，甚至有违教育学的常识。至于学科的具体归属问题，因还涉及到行政管理因素，与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学科性质，并非同一个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外语教学一直被认为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所以现在很多同道仍把对外汉语教学归入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我们学科理论建设的重点，正如吕必松先生所一再指出的，是对语言、对习得、对教学的研究。这三方面的研究都很重要，缺一不可，而对教学的研究，则是核心。林焘先生明确地告诉我们：“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心是‘教学’，科学研究也必然要环绕这个中心展开。”仲哲明先生也把“怎么教”看作是研究的核心问题。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代表了真正投入到教学第一线、面对着教学中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而有切身体会的广大教师和学者们的心声。“对外汉语教学”这个词语无论怎样切分，“教学”总是中心语。去掉这个中心语，剩下的修饰语还能发挥什么作用？还能有多大的意义？所谓的“对外汉语”，是以教与学作为其存在的前提，

离开了教学，何来的对外汉语？还能研究什么？我们学科对汉语的研究丝毫放松不得，但我们研究语言、研究习得都是为教学服务的。陆俭明先生所说的“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本体研究”，非常清楚、准确地说明了语言与教学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颠倒了这个关系，把教学看成是为汉语研究这个“本体”服务的，不仅逻辑上难以说得通，也很难与五十多年来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事实相符！说到“本体”，吕必松先生认为语言学研究的本体才是语言，而对外汉语教学这门学科的本体则是教学。教学是这门学科的本质特点，是学科的最终目的，也是学科得以存在的根本。如果失去了这个根本、这个最终目的，也就没有了这个行业，更谈不上建设什么专门的学科了。

也正是出于这三个想法，本书起名为“对外汉语教育学科初探”。之所以用“初探”二字，是因为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新的领域，我们现在对它的了解实在太少了，难免“仍感到没有把握”，难免会有谬误之处，恳请同行们指正。

本集很多文章的撰写过程中，曾受到同行朋友们的启发，或者与他们进行过讨论，接受过他们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要感谢外研社负责同志，他们的努力工作使本书得以尽早面世。

刘 珣

2005年“五一”节前  
于北京语言大学

# 总 序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对外汉语教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局面，学习汉语的外国朋友正在成倍地增长，了解中国，学说中国话，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世界的一种时尚。对外汉语教学本是一门新兴的学科，20 世纪 80 年代才确立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名称，才被承认是语言学领域中的一个新分支。这个新分支从一诞生就充满了青春活力，20 年来，教师队伍发展之快，教学水平提高之迅速，科研内容之丰富，是语言学其他学科望尘莫及的，成为当前语言学领域中发展最迅猛、影响最广泛的学科。但是，尽管取得了如此突出的成就，仍然赶不上当前更加迅速发展的客观需求，对外汉语教学事业面临着新的挑战。

过去 20 年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迅速发展，为我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自然，也有过值得今后警惕的教训。面对已经到来的新挑战，首要任务是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从而确定今后的主攻方向。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又增加了多少学汉语的外国朋友，又编出了多少部新的对外汉语教材，这些数字可以鼓舞人心，但不可能使教学和科研水平有突破性的提高。如果不确定今后的主攻方向，就有可能被繁重的教学任务拖着走，表面上看去很繁荣，实际教学和科研水平并没有明显变化。最近几年，对外汉语的科研工作在繁重教学任务的压力下仍然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和迅速发展的教学工作比较，显然赶不上客观的需要。科研成果应该是推动和提高教学工作的主要动力，如果目前这种科研滞后于教学的状态继续下去，将会大大影响今后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为了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繁荣与发展，决定编辑出版这套

“世界汉语教学与研究丛书”，把近年来在对外汉语教学和科研方面有较突出贡献的学者所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这是十分有远见的举措。在当前正需要大力推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工作的时候，适时出版这套丛书，不仅仅能起到总结过去二十多年对外汉语教学科研成果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丛书”所收的不同作者、不同方向、不同风格的论文可以启发我们思考，拓宽我们的科研思路，从而提高我们的科研水平。近几年来，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青年教师迅速增加，他们是未来把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工作推向一个新高度的主力军，但还缺乏这方面的科研经验，有了这套丛书，就可以有系统地从前辈的科研成果中学习科研方法，汲取到科研力量。

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心是“教学”，科学研究工作和基础理论建设都必须环绕这个中心展开，与教学有关的学科如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都和对外汉语教学有密切的关系，对外汉语教学实际上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需要多方位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但是，对外汉语教学又只是语言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无论从什么角度进行研究，又都必须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在语言学研究的各分支中，汉语本体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关系最为密切，汉语本体的研究成果能使对外汉语教学更加科学准确，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能使汉语本体研究更加深入细密。二十多年来，汉语本体研究，包括汉字研究，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以及汉语特性等方面，都有不少学术水平相当高的新研究成果；对外汉语教学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不少与汉语本体研究有关的问题亟待解决。但是，国内现行的教学体制一般都是把汉语本体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分别归属于不同的院系，客观上使两方面的交流受到限制，长时期以来相互之间的了解和沟通不够，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近几年来，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一些新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和科研论文已经开始注意吸收汉语本体研究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也开始重

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迅速发展和科研工作的逐步深入，这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很可能成为未来推动对外汉语教学和科研的主流。

21世纪世界已经进入网络化社会，网络技术日新月异，发展之快超乎一般人的想象。网络化社会将给人类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在关注网络，研究网络，以适应这种变化。在教育领域，多媒体教学和现代化远程教学正在兴起，冲击着传统的教育模式，也将对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外汉语教学需要网络技术来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但是，无论是多媒体教学还是远程教学，都必须以一般课堂教学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成熟的科研成果作为基础，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何使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成熟的科研成果能充分为网络技术所利用，将是今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课题。

对外汉语教学现在可以说已经是世界性的事业，除了大批来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以外，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也在猛增，从事汉语教学和汉语研究的教师和科研力量也随之在海外不断增强。汉语教学的根在中国，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效果和科研成果，以及由此形成的教学理论，都应该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这是责无旁贷的。加强与国内汉语本体研究的联系以提高科研水平，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网络技术以提高教学水平，是取得领先地位的两个重要条件。这套“世界汉语教学与研究丛书”是开放性的对外汉语教学学术丛书，将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不同阶段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发展情况，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对这两个条件的成熟起到催化作用，为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大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林 焘

2005年7月2日于北京大学燕南园

# 目 录

前言 .....	I
语言教育学是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 .....	1
也论对外汉语教育学科体系及其科学定位 .....	12
谈加强对外汉语教学的教育学研究 .....	25
汉语教学大发展形势下学科建设的断想 .....	42
有关对外汉语教育学科理论建设的两点感想 .....	50
借鉴与启示 .....	57
以语言交际能力为目标、技能训练为核心的 基础汉语教学 .....	61
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 .....	67
迈向 21 世纪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 .....	85
近 20 年来对外汉语教育学科的理论建设 .....	98
试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原则 ——兼论海内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 .....	124
探索对外汉语教学法新体系 .....	143
关于对外汉语教学法的进一步探索 .....	158
美国基础汉语教学评介 .....	171
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的展望 ——再谈汉语教材的编写原则 .....	191
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一次探索 ——《新实用汉语课本》的编写思路 .....	210
《实用汉语课本》编写原则的再思考 ——兼谈有关“Proficiency-Orientation”的争论 .....	226

试谈基础汉语教科书的编写原则 .....	234
汉语水平考试的设计与试测 .....	247
对外汉语教育学科专门人才的培养	
——兼谈“（对外汉语教学）课程与教学论”硕士专业 的建设 .....	260
关于汉语教师培训的几个问题 .....	279
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方法 .....	290
我爱我们的事业 我爱我们的学科 .....	305

# 语言教育学是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sup>\*</sup>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语言教育问题座谈会”，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少数民族汉语教学、外语教学和母语文教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在一起，专门讨论语言教育问题，交流各自的情况、经验和学术信息，探讨语言教育的共同规律和不同门类语言教学的特殊规律，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这次会议不仅将为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审视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发展方向提供机会，还将为推动我国语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促进我国整个语言教育的学科建设产生深远影响。这里，谨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求教于大家。

## 一 深化对语言教育学科重要性的认识

我们认为，这次会议首先要进一步明确语言教育的意义和目标，强调语言教育学科的重要性，提高这门学科的学术地位。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在语言文字规范、改革和政策制订等语言规划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与此同时，对语言教育问题也十分重视，把发展对外汉语教学看作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在大力发展外语教学、少数民族汉语教学和中小学语文教学等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由于受重文（学）

---

<sup>\*</sup> 本文曾在第一次“语言教育问题座谈会”（1997年12月于南宁）上宣读。后发表于《世界汉语教学》1998年第2期；并收入吕必松主编《语言教育问题研究论文集》，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年。

轻语（言）的学术传统的影响以及现实社会中的一些原因，人们对语言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并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语言教育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都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关于母语文教育，吕叔湘先生曾经指出：“10 年的时间，2700 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外语教育看似颇受社会青睐，红火之势经久不衰，但效果也并不太理想，大多停留在升学、求职、出国等“应试教育”层面上，外语运用能力真正过关的人也不多。至于外语教育在人的素质培养方面的深远意义，更未成为普遍的认识。而在蓬勃发展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把这项重要的事业仅视为赚钱、创汇手段的现象，至今仍不少见。更要指出的是，由于语言教育所具有的工具性、技能性的特点，与其他基础理论学科相比，总有人认它“没有多少学问”、“缺乏学术性和理论性”。社会上的这一偏见甚至也影响到了语言教学队伍本身，有的人自己就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其实这种看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语言学是领先的科学”，那么关系到亿万学习者如何掌握语言的语言教育学，其学科地位又该如何看待呢？

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相互关系的日益密切，特别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语言教育在当今社会和国际交往中正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大作用，这也正是近几十年来语言教育愈来愈受到重视的原因。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人们自然想到了发展语言教育的问题。比如，美国外语教育委员会（ACTFL）等四十多个单位在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和全美人文基金会的资助下，于 1996 年完成了《外语学习的标准：迎接 21 世纪》的研究项目，提出了用来概括 21 世纪外语教育的目标和学习标准的五个“C”，即 Communication（运用语言进行交际），Cultures（体认多元文化），Connections（关联其他学科），Comparisons（通过比较了解语言文化的特性），Communities（应用于

多元性的社区)。

我们正是要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实现和造就 21 世纪新人的高度来认识语言教育的重要性。面对今天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我们认为,语言教育至少有三重意义:

第一,语言是知识的载体、文化的载体,也是信息传播最重要的载体。在信息时代,其重要性怎样估价也不为过。语言学习和语言教育已成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

第二,语言是交际工具。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深化改革开放,在经济、文化、政治各个方面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要了解外国并让外国了解我们,这就离不开外语和汉语的语言教育。

第三,语言教育是人类教育的基础。第二语言教育不但可以开发人的智能并促进人们的社会交往能力,而且还可以培养人们的多元文化意识,在培养 21 世纪新人,提高人的基本素质方面起到特殊的作用。

## 二 建立语言教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科学体系

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较早使用“语言教育学”这一名称的是吕必松先生。他在 1994 年 12 月举行的“对外汉语教学定性、定量问题座谈会”上论述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性质时,曾指出:“对外汉语教学……是语言教育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上述四个主要门类的语言教育是一个整体,组成一门共同的学科——语言教育学。这就需要我们加强联系,团结协作,从研究本领域的特殊规律出发,寻求语言教学共同规律,从而发展我们这一共同的学科。但长期以来,我国不同门类的语言教学之间处于互相隔离的状态,信息得不到交流,研究成果不能共享。这种状况再不改变,就

会阻碍我国语言教育学科的发展。我们四个方面的语言教育可以分为两大类：中小学语文教育属于第一语言教育；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外语教育、对外汉语教育则属于第二语言教育（第二语言教育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带有双语教育的性质）。这些都属于语言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每个门类的语言教育在发展我国整体的语言教育学科中，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母语文教育面对两亿多学生，它要完成的教学任务和研究工作所涉及到的广度和深度堪称世界母语教学之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就具有不同一般的意义，可以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参考，给对比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我国有 56 个民族，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特别是广大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其规模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我国外语教学界除了本身也具有相当大数量的学习者（有人估计，单英语学习者全国就有 3 亿），其积累的经验可以为各种外语教学的理论研究作出贡献外，还由于他们与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当前比较普遍教授的第二语言教学有紧密的联系，可以及时引进、介绍西方的语言教学研究成果。我国是汉语的故乡，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在全世界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界起着基地和中心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的汉语教学，同时也对汉语的研究和汉语作为母语教学的研究不断提出新课题，提供新成果。深入研究上述几个门类语言教育的特点，加强彼此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必将大大促进我国语言教育学科的发展。

作为一门学科要有自己的学科体系。学科体系是一门学科的结构框架，它显示构成该学科的内部和相关的外部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作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其核心部分是学科理论体系。加拿大语言教育理论专家斯特恩（H. H. Stern）在其《语言教学的基本原理》中，总结了西方学者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提出过的七种第二语言教育理论模式。我国从事语言教育的学者们也分别提

出过不同的学科理论体系。如张鸿苓先生提出过“中学语文教育系统的结构”，章兼中先生提出过“外语教育学的理论模式”，吕必松先生提出过“第二语言教学的结构”和“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理论”，崔永华先生论述了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理论体系、教学体系和人才体系。

综观国内外学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模式和结构系统，我们认为，语言教育学科体系应当包括理论基础、学科理论和教学实践三大部分。理论基础指与本学科关系最密切、为本学科提供理论养料的一些基础学科，特别是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和跨文化交际学。这些学科在理论上从不同的方面支撑着本学科，使本学科体现出综合性和跨学科性特征。学科理论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这是本学科自己的理论体系，是本学科之所以独立存在的主要标志。其中，基础理论通常又由目的语的教学语言体系（以教学语法体系为中心）、目的语的习得理论、目的语的教学理论和本学科的研究方法学所组成。应用理论则是指运用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对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测试评估、教学管理及师资培养等方面所进行的应用研究，它是学科理论与教学实践两大部分之间的中介。把教学实践纳入学科体系，能更好地体现本学科所具有的应用性特点，表明了本学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密关系。这里所指的教学实践，既是对学习者的教学，也是对未来教师的培养。

应当说明一下，我们采用“独立学科”一词，并不是想割断语言教育与其他学科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是为了强调语言教育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作为一门学科的资格和地位应当得到承认和重视。当今科学正沿着两个看似矛盾而实为统一的进程发展着：学科在愈来愈分化、专门化的同时，不同学科又在不断地交叉、渗透和综合。上述语言教育学科体系的构想，也许能反映出学科发展的这一总趋势。

### 三 进一步明确语言教育学科的科学定位

对语言教育学科的发展起重大影响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对这门学科进行科学定位，也就是科学地确定它在众多学科中的位置。

一门学科的科学定位，是由该学科的性质及其研究内容所决定的。语言教育学科既要研究所教的语言（教什么），也要研究学语言 and 教语言的方法（如何学和如何教），还要研究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与教师的心理）。它是综合学科、交叉学科，有很多支撑理论，特别是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都对其发展有极大影响，而且也自然成为该学科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因此，对语言教育学科的科学定位，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把它归入教育学（学科教育学）范畴；更多的人则把它归入语言学范畴。而最为普遍的观点，则是把它与应用语言学紧紧地连在一起，认为狭义的应用语言学就专指语言教学。这一传统的看法，现在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遇到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汉默莱（H. Hammerly）在谈到语言教育学科的名称及其与相邻学科的关系时，就不同意把语言教学称为应用语言学。他甚至认为：“‘应用语言学’这样的术语已经毫无用处了，尤其是现在已进入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时代。”我们国内很多学者在近年来发表的论著中，也不同意把语言教学称为应用语言学。章兼中先生认为：“外语教育学不是语言科学，更不是应用语言学。有人把外语教育学或外语教学法与应用语言学等同起来是没有理论根据的。”

在强调语言学作为语言教育学的主要理论基础，从宏观到微观都对语言教育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认为，科学发展到今天，仍把语言教育仅仅定位于语言学范畴是不恰当的，把应用语言学看作是语言教育的同义语更为不妥。理由如下：

1. 与语言教育特别是第二语言教育相关联的学科，或者说语言教育所“应用”的理论，决不仅仅是语言学，还有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事实是，单单“应用”语言学理论，解决不了语言教育的所有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心理学、教育学对语言教育的影响决不低于语言学。恰恰是一些“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时代”的最重要的语言学理论，最难“应用”到语言教育中。把这门交叉学科仅仅定位于其支撑理论之一的语言学是不恰当的。

2. 语言教育与语言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决不仅仅是“应用”。美国学者斯波尔斯基（B. Spolsky）1970年指出，这两者是“应用和启示”的关系：语言学关于语言本质的研究对语言教学有启示的作用；所谓“应用”仅仅指语言学对语言事实的描写可以为教学语法等提供资料。可见“启示”是更重要的，即使“应用”的那一部分，在很多情况下也不是直接的，不能采取拿来主义。美国语言学家塞林克更认为：“不能把第二语言教材或教学方法放在语言学的基础之上。”英国语言学家科德也明确指出：“理论语言学同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语言学理论和在课堂教学中实际应用的教材之间的关系也是间接的。仅仅依靠语言学理论是不可能为教学大纲内容的选择、安排和陈述提出一个标准的。”这是因为语言学与语言教学毕竟是两门不同的学科，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本身，而语言教学研究的是如何学 and 如何教语言。简单说来，一个是“语言学”，一个是“学语言”，两者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是不同的。这就意味着并非语言学的所有理论都适用于语言教学；尤其是最现代的、最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学理论，对语言教学并非最有用。斯波尔斯基等很多学者都认为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最难运用到语言教学中来。理论语言学家注重的是用抽象的规则和抽象的形式描述语言的普遍特征，这与实际的语言教学相去甚远；而语言教育专家注重的是表现在具体言语行为中的某种语言的特点。即使是对具